

定远历史钩沉

何俊飞

“蓝玉案”是冤案吗？

蓝玉（？—1393年），定远县二龙乡人。明朝开国将领。有胆有谋，勇敢善战，屡立战功。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以谋反罪被杀，剥皮擅草，传示各地。究其党羽，牵连致死者达一万五千余人，史称“蓝玉案”。

蓝玉案到底是不是冤案？近阅明史，发现《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一书中提到：“……蓝玉等人能征善战，强悍桀骜，不能不令人担心。因此，为了防备不测，对蓝玉这样的强臣，反也得杀，不反也得杀。”

蓝玉和太子朱标过从甚密，亲近而无话不说。但是，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去世，情形完全变了。朱元璋从嫡长制的角度考虑，册立孙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倘若朱标在，朱元璋也许不必担心蓝玉。因为他知道，朱标和蓝玉关系良好。但是，朱允炆就不同了，他的辈份更低。蓝玉姐姐嫁开平王常遇春，生长女嫁给了朱标，还给他生了两个儿子；蓝玉的女儿，则嫁给了朱元璋的十一子蜀王朱椿，这些个复杂的利害关系，将来恐怕会滋生出皇权事非。以朱允炆的斯文懦弱，将来根本不是蓝玉的对手。这或许是朱元璋下决心清除蓝玉的根本原因。况且蓝玉伏诛后，这么多的高级将领全部束手就擒，没有一点儿反抗的余地。如果他们事先有密谋，串联好的，或者早想造反，怎么可能就这么束手就擒呢？

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朱元璋在和翰林学士刘三吾谈话指责蓝玉罪状时，只字未提发动军事政变之事。可见以“谋反”罪处死蓝玉以及“蓝党”分子，是一桩冤案。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二龙乡蓝氏族人为避免被害，改姓为“青”外逃，一部分跑到定远县原练铺乡避难，这可能也是“青出于蓝”的另一种解说吧。

鲁肃墓在哪里？

鲁肃（172年—217年），字子敬，临淮东城（今安徽省定远县）人。东汉末年东吴著名政治家、战略家、外交家。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鲁肃病逝，享年四十六岁。孙权亲自为他举办丧事，并参加了他的葬礼。诸葛亮也为他举哀。

那么，鲁肃墓到底在哪里？时隔近2000年，仍然众说纷纭，成了千古之谜。

第一，安徽定远鲁肃墓。清道光《定远县志》载：“吴都督鲁

肃墓，在县城内东北隅。”据记载，在上世纪70年代，定远县城墙遗址东北角，有一高丈余、宽丈余的土堆，即旧志记载的鲁肃墓。现在墓堆早已铲平，该处已建成了楼房。那么这个墓真的是鲁肃墓吗？这个说法应该不成立。理由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鲁肃病死于巴丘（今岳阳市）任上。按当时情势，东城县已属曹魏多年，鲁肃死时，魏、吴仍呈敌对状态，其柩自然不会运回老家安葬。现在看来，定城内东北角的鲁肃墓，应是其祖母之墓，汉献帝建安三年（198年），鲁肃祖母病逝，“肃扶柩还葬东城。”（《三国志·鲁肃传》）。后人为了纪念鲁肃，将此墓附于鲁肃名下，以耀乡里。

二、湖南省岳阳市鲁肃墓。鲁肃于公元217年卒于岳阳，岳阳是鲁肃生前镇守的城池，岳阳楼最早即是鲁肃的阅兵台，岳阳鲁肃墓位于岳阳市岳阳楼以东约500米处。坟堆耸立如丘，高8米，直径32米，占地面积为800平方米，周围砌有石栏杆。显得肃穆庄重，使人肃然起敬。

三、湖北省武汉市鲁肃墓。武汉汉阳龟山古称大别山，后因纪念鲁肃改为鲁山，到明朝才改成如今的名字。鲁肃墓原位于龟山南麓，1955年因修建长江大桥而迁至山腰的鼎园。迁葬时未见墓葬痕迹，其为一纪念墓冢。

四、江苏省镇江市鲁肃墓。江苏镇江有三处鲁肃墓：

其一、位于镇江市北固山的鲁肃墓，由于战乱，原墓地已经不知所踪，如今位于北固山上的鲁肃墓是近代所立，与东吴猛将太史慈墓相毗邻。

其二、在镇江东郊（原镇江一中，现外国语学校校园内）也有一鲁肃墓。此墓为鲁肃的衣冠冢。

其三、镇江小浃山鲁肃墓。根据解放后的新发掘以及清康熙、光绪年间的地方志记载，该鲁肃墓位于小浃山（今新区大港新村）。该村村民王瑞祥发现了鲁肃墓的墓碑，经考古人鉴定，此碑为民国初年所立。清代《丹徒县志》卷八中记载，“横江将军鲁肃墓，在小浃山下苦竹里。”

以上几个地方的鲁肃墓，到底哪个是真的？历史专家说法不一，但更多倾向于鲁肃墓在镇江小浃山的说法。而岳阳的鲁肃墓，多数专家也认为是纪念墓。为什么鲁肃墓会在镇江？笔者也认为，镇江是东吴发祥地，鲁肃去世时，孙权驻守在镇江，

因此“孙权在镇江为其办丧事”是较为可信的。其实，鲁肃墓到底在哪里？这个谜仍有待进一步考证。

庄子在定远做过官吗？

庄子曾做过“漆园吏”（官名），漆园到底在哪里？史学界说法不一。

漆园的地点目前有四种说法：安徽省定远县、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安徽省蒙城县和河南省商丘市都说漆园在自己境内。到底漆园在哪里？庄子在哪里做的“漆园吏”？至今还是一个谜。笔者查阅史料，发现漆园在定远的说法较为可信，也就是说，庄子在定远做的“漆园吏”。

漆园在定远的依据之一：北宋乐史编著的《太平寰宇记》，该书128卷《定远县》条中记载：“废漆园在县东三十里……”该书又记：“漆园在县治东北一百三十步，唐弘道二年置，取漆园为名。”从书中记载可以看出，后人为了纪念庄子，在唐中宗李显弘道二年（公元683年）就在定远旧县治（今定城粮食局仓库原址）东北一百三十步处建造“漆园观”。

漆园在定远的依据之二：明嘉靖高鹤主编《定远县志》，该县志记载：“漆园，《濠梁志》云：县东三十里，周围三百步，祖传庄周为吏之处。唐弘道间建漆园观。”

漆园在定远的依据之三：在民国初年邑人杨炳坤的《定远县志·舆地考》中，杨炳坤更加明确指出：“棠棣店为庄周漆园遗址”。棠棣店位于原定东乡境内。

春秋末期，定远的棠棣店属于钟离国境内，庄子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学习、著书于钟离（遗址在今凤阳临淮关镇）国境内，相传庄子曾避难定远池河等地，在定远留下许多遗迹和故事，所以棠棣店的“漆园遗址”是可信的，漆园在定远的说法有史料上的优势。

由此看来，庄子曾在定远做过“漆园吏”的说法较为可信，也就是说，庄子在定远做过官。

曾有一副关于庄子在定远做漆园吏的对联：

漆园中作吏闲，梦去绕花行，忽变蝶翔，人是谁，谁都是蝶；濠梁上携朋笑，神驰随物化，独知鱼乐，子非我，我岂非鱼。

春暖湖来一篮鲜

张强强

当第一缕春风拂过脸颊，吻出丝丝暖意，我便知道，爱将在这个温暖的季节里悄然绽放。

那日，天晴气暖，我到郊外的野生公园散步。路过休憩的亭子时，看见两位阿姨正坐在那儿，热火朝天地忙碌着，时不时地传来爽朗的笑声。我怀着好奇心缓步上前，准备一探究竟。走进去一看，两位阿姨的脚边各搁置着一个大大的竹篮，里面装满了春天里才会生长的野菜，青葱鲜嫩得仿佛可以滴出水来，她们正忙得不亦乐乎，双手摘挑个不停。我瞬间眼前一亮，心中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哇，原来春天真的来了啊！”

正当我感慨万千时，两位阿姨的聊天声传进我的耳朵。“今天收获真是大，你看咱们采到的野菜又肥嫩又水灵！”圆脸阿姨眉开眼笑道。“我跟你说，这野菜包子那才叫一个鲜呢！我儿子最喜欢吃了，每次都能吃下五六个。”长脸阿姨眉飞色舞地说道，“我闺女也好这一口，每次吃的时候恨不得多长一张嘴。”圆脸阿姨忙不迭地附和道。两个人叽叽喳喳地说笑个不停，就像两只欢快的鸟儿蹦跳在春天的枝头，欢唱着内心的喜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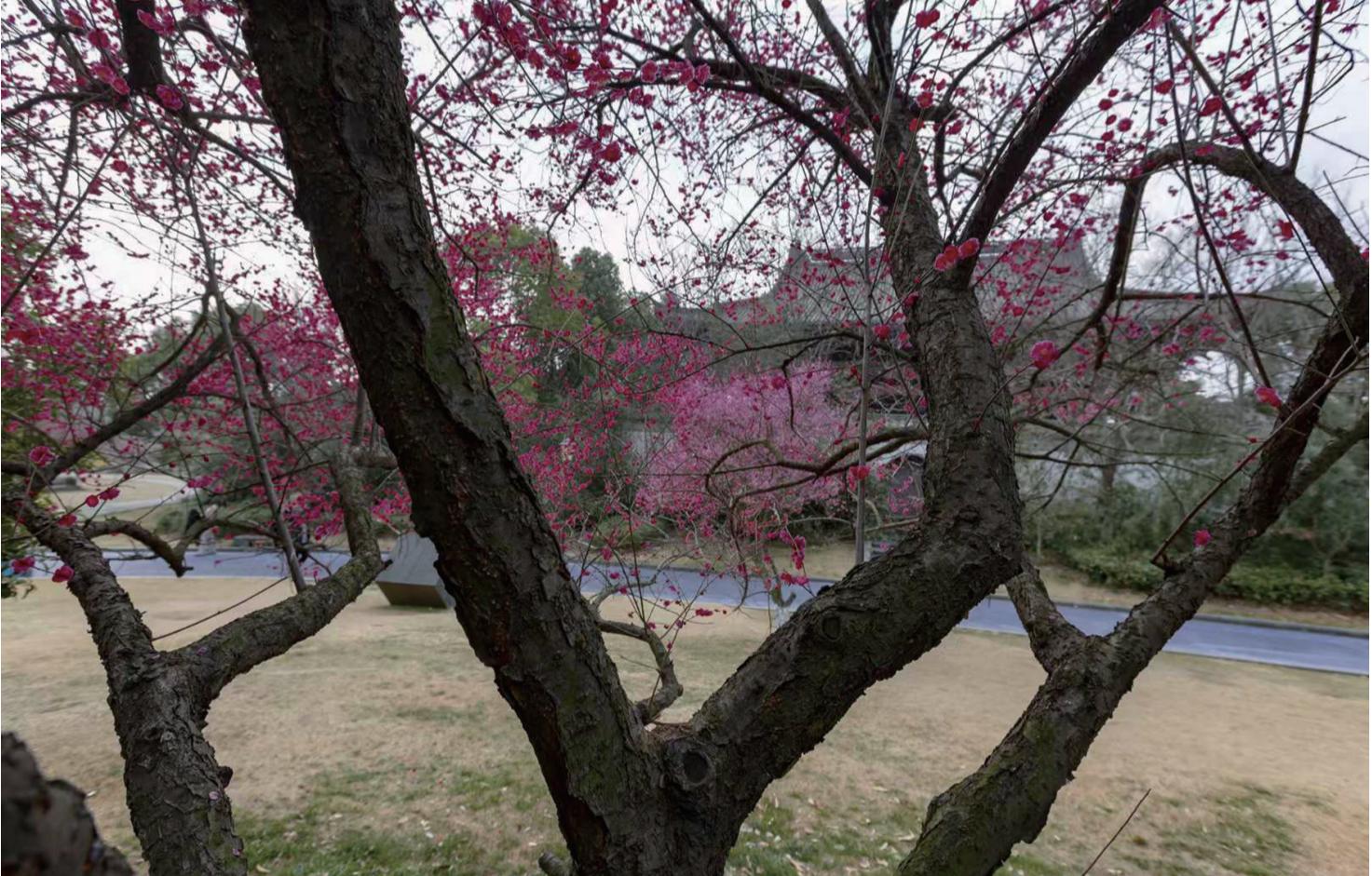
我向她们询问起在何处采摘到的野菜，阿姨们十分热情地给我指了路。正当我兴致勃勃准备前去时，突然想到自己那不堪入目的厨艺，便悻悻地止住了跃跃欲试的脚步，一脸无奈地坐了下来。没一会儿，两位阿姨慢悠悠地站起身离去，望向她们挎着竹篮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羡慕起她们的儿女，那硕大的竹篮里装的不仅仅是春天里的美味，更是盛满了无微不至的挂念和浓烈的爱意。

几天后，母亲兴冲冲地打来电话，说她一大早去野外采摘回来一竹篮荠菜，准备下午进城来看望我，到时候带过来给我包荠菜包子吃。我一听，立刻喜上眉梢，情不自禁地在电话里欢呼出声，母亲听了也忍不住地笑出声来。撂下电话后，我就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迫切地期待着母亲的到来。

预估好时间，我提前下楼，站在小区门口翘首以待。在我的殷切期盼下，母亲的身影终于出现在了街口，她挎着一个竹篮步履匆匆地向这边走来。我立刻抬起脚步飞奔出去，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来到了母亲的面前，一把接过母亲挎在胳膊上的竹篮，目光迫不及待地移向篮内，鲜嫩无比的荠菜翠滴滴地闯入眼帘，我伸长脖子贪婪地深嗅了一口，仿佛听见了自己吞咽口水的声音。“看你这馋样，有这么夸张吗？”母亲嗔笑道。“哎呀，老妈，你不知道我馋这一口都快几天啦！”我双眼冒光，急不可耐地回道。

一个小时后，我终于吃上了心心念念的美食。大饱口福后，我仰靠在沙发上，双手摸着圆滚滚的肚子，觉得这一刻简直幸福得不可言喻。看着我一脸餍足的模样，母亲虽无奈地摇了摇头，可上扬的嘴角却暴露了她愉悦的好心情。晚上聊天时，我向母亲提起上次见到两位阿姨采摘野菜的趣事，母亲听后便立刻决定多留几日，让我明天带她去郊外采摘野菜，她决定多露几手绝活，让我好好地品尝一下她做出来的春天美食，我欣喜地连连点头应和。

次日清晨，迎着明媚的朝阳，吹着和煦的春风，我和母亲挎着竹篮一起奔向郊外的田野，一路欣喜向前，去采撷美好明媚的春天。



夜雨（外一首）

湄水

天空一片混乱
践踏的马匹，飞越丛山
蹄子溅起的水花，呜咽的泣泪
和弦绷断，颤音从强至弱一一渐无

我们洗浴太阳
星星也潜游向远
沉雷犹若喉咙里的干咳
梦和盐是跟踪者的行囊
失足的痕迹，允许一次放任的远行
谁捧起一枚泥泞的脚窝
做一名深夜的流浪汉
在淋漓中尽致这易碎的快乐

一串沙沙声在雨中弹拨
纷纷的落尘，车轮与地面飞吻
雨天特有的音乐之声。辨识不清
是东来还是西往；又像一声叹惋
告诉：今夜，不是虚构的人间

雨水的词性

你太阳高升是雨水
你晴空万里是雨水
拂晓时分还看到迷离的月哩
你只是一个节气的符号
是一年的二十四分之一
是一个满把拧不出水的名词
在哭不出泪水的河床里
我唱不出一颗潮湿的心

真正的雨水是动词
它微动，或躁动，或暴动
它戴着魔法师蓬松的大帽子
帽子里藏着流动的祝祷，或魔咒
有一条通天河的支流
海龙王小儿子刚刚醒来打个喷嚏

真正的雨水是润物，是抑尘
是浇灌，是冲刷，是倾盆和滂沱
是解渴和平息上火

我们这些干枯的人
皮肤失去保湿的人
失血的血管硬化的人
被干热风炙烤的灵魂
我们这些奔命而劳作的人
我们更热爱动词的雨水

包公园梅花

石延安 摄

童年的大侠梦

周卜安

的交战正酣时还不忘耍转个身，后背留这么大空间，你当对手不会照你屁股直接踹一脚还是咋的？

话虽这样说，我们还是生搬硬套，极力效仿。飞檐走壁纵然不会，跳院墙总还凑合。小心翼翼地爬上墙头，颤颤巍巍地站在上面，此时身后再披一条“被单披风”那就更酷了，即使没有“被单披风”就假装自己穿的有。在墙头摆出造型亮好相，就可以纵身一跃，从天而降。为了彰显自己的轻功登峰造极，出神入化，落到地面时尽量不要发出太响的声音，否则会被对手笑话功夫还没练到家。所以，选墙头也有学问，万万不可随便，倘若选的过高，或者下面有碎石之类，那就不能跳了，弄不好会崴到脚。这样就很尴尬，大侠刚出场就受伤，帅不过三秒，谁都受不了。

我家斜对面的王叔是个电焊工，技术应该不错，因为经常看见别人在他家焊各种农具器械。每到晚上，他家有生意，我们也会很高兴。因为电焊发射出来的光穿透力特别强，我家门墙上都被照得亮亮堂堂。然后我们就面对着墙背对着光，一边欢呼雀跃闪展腾挪，一边欣赏墙面上变幻莫测的身影，虎啸风生，龙腾云起。

至今记得一件事，算是我亲身经历并且似乎跟侠义有关，那是我上二年级的暑假，我在姥姥家度假。有一天傍晚，我和小伙伴们在姨奶奶家菜园篱笆边玩耍，突然看见道连带着一帮人心急火燎地迎面跑来。道连手中紧握一把弹弓，他突然停住脚步，问我们俩：“你们可看到老培来？”我和老伴一边眼巴巴地盯着道连的弹弓，一边摇了摇头说：“没有。”道连撂下一句：“要是看

到了，跟我讲一声！”然后很拉风地一挥手，一大帮手下便跟着他一阵风般地去了。只留下我和老伴呆立原地，不明就里。

就在这时，旁边的菜园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人，正是老培。我和老伴都惊呆了，身边藏着一个人，我们玩了半天竟浑然不知。老培手中居然也持有一把弹弓，难道这东西已经是男子汉的标配不成。见我们在发愣，他问我们：“你们想帮道连，还是帮我？”我们正在纠结如何回答，老培突然说：“我独来独往，不需要帮忙，只要你们不帮道连，我就不会为难你们。”我们一听，觉得在理，赶紧一起点头，表示应允。老培便绕开我们，顺着道连他们跑走的方向，一路尾随而去。

我和老伴心中满是钦佩，决定跟在后面看个究竟。拐过两个巷口时，老培突然停下脚步，掩在树后，从口袋里掏出弹丸，很娴熟地装进弹兜，拉弓就射。我和老伴看得真切，那颗弹丸不偏不倚，正好射中道连身旁站的雪龙的脑门。雪龙中弹吃痛，放声大哭。道连他们马上寻找掩体进行隐蔽，同时也四下张望，仔细搜索老培的踪影。老培为我们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然后淡淡一笑，扬长而去。多年以后当我读到李白《侠客行》中的诗句“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脑海中立马浮现出老培当年单挑道连一帮人的情景。

我们小时候都是散养的，生性顽劣，玩心很野。虽然跟古代的侠客风马牛不相及，但多少也沾点侠气。现在的小孩大多娇生惯养，倍受呵护，他们应该只会想变成奥特曼，打打小怪兽。哪来的侠气，顶多只有孩子气。

